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滿漢門 第五回 奔北京攔輿喊冤 遇救星死中求活

行善之人好事多，賽如世上老活佛。 禍到臨頭化為福，明是死了變為活。

作下惡事機關巧，早晚難逃地網羅。

福到眼前去伸手，眨眼之間翻了車。

話說同成劉二爺將相爺領到班房靜室內，低聲說：「小弟給大哥請安。」劉相爺擺手說：「罷了，請起。」遂將私訪，假扮乞丐，路遇二女子認為義女，給他寫狀，大鬧公堂，滔滔說了一遍：「今求賢弟將我的兩個義女送到北京，交與你三姪劉墉才好。」

劉二爺領命安頓了相爺，然後來到監門，一聲高叫：「金家兩個女子快出監來，隨我到李家寨去！」金姐、鳳英聞聽此言，激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姐妹二人抱頭痛哭。劉二爺說：「你二人休要慟哭，快隨我到李家寨，我好交差！」姐妹二人萬般無奈，立起身形跟隨出監，哭哭啼啼；順大街往北而行。

出城走有五里之遙，前面一帶的沙土窩難以行走，劉二爺見四顧無人，眼望金姐、鳳英說道：「你姐妹二人不必啼哭了，我實對你說罷！你們的乾老就是在朝首相劉同勳，我是他兄弟劉同成。我奉哥哥之命，將你姐妹二人送到北京去，上你三哥劉墉手裡去告，准給你姐妹報仇雪恨！」金姐、鳳英聞聽此言，如夢方醒，滿心歡喜，抖起精神同劉二爺望前行走。

不大工夫，姐妹二人在這沙土窩子內走不動了，「撲哧」

一聲，姐妹二人就坐在沙土地上，兩足疼痛，不由的掉得下淚來。劉二爺見此光景，就如她姐妹倆寸步難移。遂止住腳步，心中犯想：「若按這麼走路，到北京也得走十天八天的工夫。」

正在為難，只見從南來了一匹毛驢。來至切近，劉二爺認得是腳驢走空，後邊跟趕腳的王小二。劉二爺喊叫：「馱腳的王小二這裡來！我僱你的驢，馱我的兩個姪女上京，你要多少錢？」

王小二說：「劉二爺，何用提錢多少？靠他兩個孩子，像兩個尿泡皮子一般，有多少分兩？」劉二爺說：「你怎麼罵起人來了？」王小二說：「我說的是一個比喻話。」劉二爺說：「你姐妹二人上驢罷。我囑咐你姐妹倆幾句話，驢走得快，我們二人走得慢。這驢到京，一進西門向北一拐，驢必站住，從裡邊必出來人拉驢。你們下驢將鞭子插在鞍橋之上，他必說是上腳下腳，就不與你要錢了。」劉二爺將姐妹倆扶上驢去騎穩，用手將驢屁股一拍，這驢邁開四蹄走去。

不言劉二爺、王小二在後慢行，且言金姐、鳳英騎驢往前趕路。這驢一霎眼如飛的跑去，未有半日工夫，來到北京。這驢進了西門向北一拐，立刻站住不動。從店內走出一人，頭戴鑽天錘的帽子，身穿藍布褲襖，雞腿套褲，魚鱗鞋，年方十五六歲，把驢拉住。姐妹二人溜下驢來，把鞭子插在鞍橋上，小伙一見明白，拉驢進店去了。金姐、鳳英站在當街，見那來往之人太多，金姐說：「妹妹你看行人太繁，咱們往街裡找一清靜地方等候二叔方好。」姐妹二人往街裡而行。這就是鄉下女子未出過門，越往街裡走，越是人煙稠密。

閒言少敘。姐妹二人正往街裡走，忽聽鳴鑼開道之聲，前有對於馬，後有肅靜迴避牌、旗籬傘扇各樣執事，後跟一乘八抬綠轎，轎內坐著一位大員。姐妹二人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這想必是咱三哥劉墉了，若不然京城哪有這麼大官。何不上前去喊冤。」主意一定，上前攔轎說：「我姐妹二人有天大的冤枉！」

青衣即向旁邊逐趕。

原來：轎內是夜閣老。他在朝房議事，方才下朝回府，正從西街經過。忽聽有女子攔輿喊冤，心中暗想：「劉墉下朝，常有人攔輿喊冤告狀，眾黎民皆稱他是愛民如子的一位清官。

想不到今日。也有人攔住我的轎喊冤告狀，我若給民作主，問清冤枉，傳出名去，我也落一個清官之名，有何不可？」想罷，忙吩咐：「住轎！休逐趕喊冤的女子，將喊冤的女子帶過來問話！」青衣遵命，即刻將金姐、鳳英帶到轎前。

姐妹二人來到轎前，抬頭一看：只見轎內之官滿臉橫肉，落腮鬍鬚朝上噉著。心中犯想：「這不是我三哥劉墉，卻是哪一家官長呢？」無奈何，只得在轎前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青天大人，民女有天大的冤枉，給難女作主！」夜閣老問道：「狀詞呈上來。」金姐回答：「並無狀詞，是口中訴。」夜閣老說：「既無狀詞，口訴上來！」金姐聞言口尊：「大人！民女家住山東武定府陽信縣金家營，皆因年景荒歉，我父母領我姐妹上京投親，來在良鄉縣。路過李家寨，遇見霸道李彥唐、李紅，將我一家四口誣至他家。將我父金好善殺死，把我母打在牢中，生死未知。」

李捕、李紅要與我姐妹成親，是我姐妹逃出李家寨，來到京城告狀，方遇見青天大人。望大人為民作主報仇。」夜閣老聞言，心中犯想：「訴來訴去，告的是李彥唐、李紅，可巧告在我手，若告在劉羅鍋子手內，上殿一本參奏，連我也吃罪不起。」想罷，遂一聲斷喝：「哇！看你兩個女子，年不過十五六歲，竟敢告官紳！」吩咐左右：「將兩個女子推出城外斬了！」青衣一旁跪到，口稟：「相爺，斬不得。」夜閣老問道：「因何斬不得？」青衣回答：「劉墉此刻想必下了朝了。若教他遇見；相爺就擔架不起。不如先將兩個女子用蘆席捲起，立在城門甕洞之內，等著劉墉的大轎過去以後，再在城外荒郊刨坑，將她兩個活埋了，豈不乾淨。」夜裡紅說：「好計！按此而行。」

剛然收拾完畢，只見劉墉大轎來至近前。劉墉見夜閣老停轎不動，心中生疑，暗想：「為何他停轎？有何緣故？」正然思索，忽見轎前頓時起了一陣大旋風，滴溜溜亂轉，心中大詫：「莫非此處有冤屈之事？」吩咐從人：「隨旋風去看來，急速回話。」原來這旋風正是金好善的冤魂助女鳴冤告狀。旋風頭前行，差人後面跟，進了甕洞，不見旋風，只見撮著席捆。將蘆席打開，露出兩個女子。

金姐、鳳英心中害怕，跪在就地，口稱：「將爺饒命！」差人說：「不用害怕。我二人奉劉大人所差，跟隨旋風至此。」姐妹二人遂問道：「劉大人莫不是我三哥劉墉麼？」差人一怔，暗想：「從未聽說大人有妹妹。」問道：「你這兩個女子為何稱我家大人為三哥呢？」金姐說：「我姐妹在良鄉縣拜劉同勳為乾老，乾老命我姐妹投三哥劉墉府鳴冤。」差人聞言，口稱：「官姑，我二人奉大人差遣前來。」低聲說道：「現在大人在大街等候回音，二位官姑隨我們去，只須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，你的冤枉可報。」金姐、鳳英心方明白，跟隨差人來至劉大人轎前跪倒，口呼：「青天大人，民女有天大的冤枉屈情，給難女作主！」劉大人見是十五六歲兩個女子轎前鳴冤，問道：「有何冤枉？訴上來！」夜裡紅心中忖度，暗說：「不好！這兩個女子是我的對頭人，若訴出我那兩個表姪所行所為我也不穩當。」

即將兩隻鼠眼一瞪，說：「你這瘋瘋顛顛兩個女子，不准你糊告亂告有功名的人！」劉大人聞言，心中不悅，口稱：「夜大人，你怎知她瘋顛？」夜裡紅回答：「二女子拋頭露面，不曉廉恥，必然瘋顛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這兩個女子放寬了心，有何冤枉訴上來！勿論朝廷駙馬，公伯王侯，匪類土豪行兇為霸，從實訴上，我同夜大人與你作主，照律例辦理。訴上來！」金姐說：「現有狀詞。」劉大人吩咐：「將狀詞呈上來。」金姐遵命站起身，來至鳳英跟前，打開鳳英的髮際，將狀詞拿出，遞與差人。

差人轉呈與劉大人，金姐復又跪倒。夜裡紅暗恨這兩個女子鬼計多端，方才無有呈詞，今見了劉羅鍋子，有了呈詞。

劉大人將呈狀展開，從頭至尾閱畢：「原來如此。我不免將夜裡紅誣到我府，再作道理。」忽聽夜閣老問道：「劉大人，這兩個女子狀告何人？」劉大人說：「這張狀告的是夜老大人，並大人的兩位表姪。」夜裡紅說：「劉聖公，你可怎樣辦法？」

劉墉帶笑口呼：「夜老大人，按理公斷曲直。咱二人乃是一正一副，與皇家辦家，幸虧告到你我手中，這有何難？你我二人同

到我府，審問明白，將這兩個女子暗中殺害，除了後患。你看如何？」夜裡紅一拱手：「謝劉聖公成全我的美意，改日登門拜謝。我今日有緊事在身，不能陪你回府問案，老夫人自己代勞罷。」劉大人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替夜老夫人辦此大事，勿論你有公事私事，也不能辦去。先辦此事為要，為何你竟要脫懶，是何道理？」夜閣老無言巧辯，心中暗想：「劉羅鍋子未知他是好心歹心。若是歹心，有我女兒現坐西官，我是皇丈，我是大清國家近臣。他是漢宮，他焉敢奈何我？大料他也不敢。」

口呼：「劉老夫人，既然這麼說，我陪你回到你的府第。」劉墉命張成、劉安先將金姐、鳳英送到府去，復向夜裡紅說道：「你將你這些從人打發回府。人多眼雜，若害死兩個女子，恐走漏風聲，那時連我也有了罵名，悔之無及。我擔罪不起。」夜裡紅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一聲吩咐：「爾等眾人齊回本府。」只留從人二名隨轎過府而去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